

民间采风

## 一条溪的絮语

□ 张建湘

这条溪名叫黄家峪溪。在溪涧纵横的武陵源崇山峻岭中，它似乎无足轻重。但对它流经的所在而言，是大地所赐予的唯一。

黄家峪溪水质清冽，水流量足，幽远、静谧、轻盈，宛如开在五月里大地上的 一朵洁白芳香的栀子花。溪的源头来自百丈峡与张三界林场下的峡谷里，那里水质清冽，山石横陈，林木紧凑，有着离尘出世的冷峭与险峻，然后，再从容汇入人间烟火的索溪河。

这主要得益于武陵源森林茂密的大山。令人惊讶的是，纵然在雨季，无论下多大、多长时间的暴雨，溪床里波涛汹涌，浪花飞奔，波涛仍然清澈透亮。涨大水时，也会有山谷里的枯枝败叶落在水里，但这溪水总是保持着清澈空灵的模样，顶着枯枝败叶流入索溪河。

小溪中部的岸边，有一棵老乌桕树，躯干粗壮，盘根错节，气质苍古。它生长在水边，总让人想起曾经看过的一幅画，或者一首古诗。那幅画，或者那首古诗，不约而至地风骨凛然立在你面前，让你被一种纷华的气氛所笼罩。

在气质非凡的老乌桕树下，每天清晨与黄昏，一只大黄狗蹲在那里望着溪对岸在沉思。它宁静的神情镇定而从容。对岸是一片桔林，春天开花时，香气浓烈得像团团的雾，挟裹着空气，呼吸一下，香雾直击心肺。大黄狗蹲在那里像在欣赏桔林。看它满腹心思的眼神，让人很想知道它到底在想些什么。当然，这是一个秘密，得由大黄狗自己好好保管。有秘密的大黄狗，更具有生命的质感。

春天去溪边散步时，常遇到一只母竹鸡带着一窝小竹鸡去溪边喝水。这一家子应该就住在溪岸的山林里。小竹鸡们尚不会飞，当妈的只能带着它们慢慢走下溪。就算与人狭路相逢，母竹鸡也不会丢下孩子们逃走，仍然坚定地带着孩子们迈着谨慎的碎步往水边走。这些小竹鸡们，别看它们走得慢，似乎你一弯腰一伸手就能将它们抓到，其实不然：你快它也快，你慢它也慢，就像一个幻影。只能感叹造物主的狡黠与妙不可言。

以那棵老乌桕树为界，上游没人下溪去洗涤衣物之类，因为站在老乌桕树下能看得见桶装水厂的大门。而乌桕树以下的溪流，就是村子里婆婆妈妈的天地。一年四季，无论晴雨，女人们都要去溪里洗涤衣物或者果蔬、餐具、农具之类。溪水并不因为婆婆妈妈们在那里洗涤衣物而浑浊。俗话说，水流十步自清。黄家峪溪像一位道行高深的隐士，一些些的污浊，对它来说，不动声色就消化掉了。自从在这个山村里安下家后，我也常到溪里去洗衣服的。当你将衣物放在清澈透亮的溪水里一件一件洗涤时，心里的杂念也会随着流水慢慢漂走。我也像村里女人们一样，习惯了用洗衣棒在大石头上捶打衣物，然后再在清流里揉一揉，漂一漂，衣物就会变得洁净芬芳。用洗衣棒在大石块上捶打衣物，能产生一种美妙的感

觉，洗衣锤一起一落，晶亮的水珠在空中飞溅，捶打声的节奏不急不缓，明亮又沉稳，在溪谷里起起落落，与流水声、鸟鸣声、风声、水生植物生长时的拔节声和谐整合，一起融入天地宇宙运转时的无声之声。这时候，时空悄然蛰伏，大千世界只剩下这唯一的一条溪谷。

深秋季节，溪谷两岸密集的芦苇整齐地抽出银白的芦花。这个季节它们是黄家峪溪的主角，就那么野性而大方地立于水边，占据着季节中的一个时间段，从不缺席，一支支，一簇簇，它们将最初的浅红花穗慢慢变成蓬松银白的芦花，然后再枯萎消散，在这条静谧的溪谷里演绎着生命的璀璨与寂灭。

寂静处的生命无时无刻不在各自芬芳。

每到五月，溪谷两岸开满了香气浓郁的金银花，常有人提着篮子在香雾迷离里摘花朵，晒干了卖给中药店。那些浓密的藤缠蔓绕的蔷薇科植物，春天里将粉色的花朵开得密不透风，使溪谷生出一种野性的奢华感。一年一度的，这些格外茂盛的野花们，落了开，开了落，为这条溪谷献上无数繁华似锦的良辰美景，当然也有无数个寂寞飘零的黄昏。在紧挨水边的一片灌木丛中，居然生长着一大丛夜来香，也许是一只生性浪漫的鸟，从人家的园子里含来一粒种子，随意丢在了溪边的灌木丛中，那梦幻般的夜来香就此安下家来，在此生根开花，繁华一生。

溪流一侧的岸边，生长着大片桂花树。这片桂花林是村民栽种的，本来是想卖钱的，但是，武陵源人都爱种桂花树，四处都有桂花树，没人买，就成就了溪边这大片桂花树林。由于过于密集，浓荫紧密，每棵树只有少量空间，纵是经年的老桂树，树形也是瘦而高，长不成粗壮的树干。桂树们为了争得多一点的空间与阳光，就拼命往高空长。长得高的，得到了多一点阳光，就能开出更多的花儿。我忽然觉得这片桂花树林很像黄家峪溪两岸生活着的那些女人们，她们尽其所能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由桂妹子长成桂姐儿，然后又成了桂嫂子、桂大娘、桂奶奶。她们终年默默劳作在田间地头、山坡菜地，日出而作，日暮而归，负重前行；灶台溪边，锅碗瓢盆，家人、家畜全靠她们操持喂养；她们布衣荆钗，灰头土脑，行色匆匆，自花儿一般的年龄从原生家庭再移植到另一个家庭里，哪怕是最孱弱的女子，也能用母性生命的光焰照亮守护着每一个家庭。她们穷其一生为生存努力着，温暖芬芳着每一个家庭，你也许忽略了她不起眼的容颜，但她的芳香却弥漫了整个季节。

人与自然总得这样相互守望才好；女人的天然属性更与自然贴近、相似才好。

此刻的黄家峪溪，山风清凉柔软，极目处深黛色的武陵山脉与近处的百丈峡，成就了黄家峪溪奇妙的背景。就因为这条溪流，时光似乎永远在从开始流向开始

秋风一凉，冬天紧跟着就来了。在村庄人的眼里，秋季与冬天的衔接，找不出多少可以浪漫的花絮。大叶子的梧桐刚落尽，金黄色的槐树叶儿，就像纸钱一样，落满了村庄的街头巷尾。这样的日子去而复返，犹如轮作的庄稼似的。

村庄的秋季是紧张的，割黄豆、掰苞米、刨地瓜、糗小麦，每天的营生都排得满满当当的。三春不抵一秋忙，这是村庄流传已久的一句俚语。冬天的闲散，对于村庄人来说，或许就是一种诗意与浪漫吧。村庄的街头，还有场院上那些密密麻麻的草垛，便是人们用来烘烤冬天的信心。

冬天，村庄人家的院墙也开始变得闲散起来。曾经，那些大都被扁豆、喇瓜、山药蔓儿，以及牵牛花遮掩的院墙，大都露出了真实的模样。或青砖，或乱碴石，或土墼，尽管修葺时使用的材料不同，但都掩饰不住过往的沧桑。

一些勤快的人家，会动手将院墙上那些枯黄的叶蔓儿清除掉。然而也有的人家，会任由它们被寒风吹来吹去，或者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等到来年春天下种时，再将它们清除。

这个时候，人们很容易就能发现那些仍未采摘的，还悬挂在院墙上，甚至在它们鲜活时沿着墙头攀爬到树梢上去的葫芦。它们早已经过了怕冷怕热的年纪，悠然地悬挂在冬日里。

村庄里种葫芦的人家并不多，这倒不是因为人们不喜欢葫芦，而是因为种植其他瓜蔬更实惠一些。虽然说

## 岁月深处的葫芦

□ 矫友田

葫芦可食，但村庄里吃葫芦的很少。那种长得像丝瓜一样细长的葫芦常食，在村庄人的眼里却早已将其打上了瓜 的烙印，名字也称为 葫芦瓜 。人们种植葫芦的目的，大概就是为了制瓢。

葫芦，在村庄人的心目中，要优于其他瓜蔬，甚至始终被视为一种器物。葫芦熟透之后，采摘下来，由男人用锐刀或锯子小心地将其刨开，一分为二，去瓢去籽，而后放到阴凉的地方风干。待风干之后，在葫芦瓢的外表涂上一层清油，即可用来舀水或挖面粉，且久用不坏。

一个葫芦瓢的诞生，需要悉心地照料与呵护。因而，一个葫芦瓢在以后的岁月里，就会慢慢地烙上一个家庭和 一个村庄的生命气息。

在村庄的孩子们的眼里，葫芦充满了更多神秘的色彩。每当盛夏之夜，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近覆盖在院墙上的那一丛丛墨绿色的叶子和洁白的花朵。他们在耐心地等待着一个奇迹的发生。

夜色，在洒满淡淡月光的巷子里延伸着，结果从来没有失望。一只或数只，从深邃夜空降临的蛾子，在葫芦的花丛间盘旋飞绕。它们犹如一个个小精灵，将卷曲的长须不停伸展

着，试探着每一朵葫芦花的心思。

于是，一些调皮而好奇的孩子，便会悄悄地采摘一朵葫芦花。然后，他们在街头站定，将手中的葫芦花高高地举起，嘴里不停地默念着： 葫芦花，葫芦蛾

运气好的孩子，不一会儿就会有一个神秘的小精灵从天而降。直到被孩子们捕捉到手里，它们仍不肯放弃与花朵的交流。它们的固执，就像那些日日夜夜对着庄稼絮叨的农人。

村庄里的孩子们希望家家户户院墙外种上一棵葫芦，然而大人们的做法总是事与愿违。在村庄里，每年也只有零星几家会选择栽种葫芦。尽管如此，在许多年以后，那些在村庄里长大并走出去的孩子，一定会在某个夏夜开始惦念那些洁白的葫芦花，还有那些神秘的小精灵。这就如同那些飞翔在无尽夜空中的蛾子一样，它们时刻铭记着一朵葫芦花的邀请与召唤。

在村庄里种植小葫芦的，大概只有六斤叔一家。小葫芦，就是那种式样小巧的亚腰葫芦，用处就是拿来把玩。六斤叔生下来时，就双目失明。父母过世后，他就一直住在那两间破屋里。但六斤叔每年都要在墙外栽种下几棵亚腰葫芦。因此，他的那两间破屋在孩子们看来并不觉得丑陋。



美丽草原 汤青 摄

张 家 界 日 报

平凡人生

## 独行天地

□ 吴凤姣

草原的牛羊都成群结伴出来，我却在天地间独行。只有上白石，只有南滩的高天广阔，才能容得下我洒脱的靈魂。

从小，我的骨子里就住着一位侠客，武艺高强，轻功了得，一身是胆穿越山海去闯荡。 山至高处人为峰，海到尽头天是岸，我以为可以仗剑天涯，做那个立于峰顶海岸衣袂飘飘的独行侠。长大后，才清醒地认识到，我无法独步江湖，在侠客的世界里，至多是个路人甲。于是，梦碎一地，一度迷惘

直到体验过 带着疲惫归来疗 养，满血复活又去闯荡 的历程，才发现我想要的天涯，其实就是故乡，我可以独行的天地，在山的那边一路向上的南滩草场。

上南滩，草木与我同行，天色自成一派，外面的世界被一道道山梁隔离开来。这里视野辽阔，与黄永玉先生 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 境界颇为相似，草木绿就绿得干脆，天空蓝就蓝得彻底，湖水清就清得透亮，没有扭捏的姿态，没有蒙尘的杂质。

在南滩绵延的草原上 ,我被放任

自由 ,心像疯长的野草。我独行的灵魂策马奔腾 ,随着绵延的草原起伏伏 ,感受无数豁然开朗的瞬间 ,那是不能一眼看尽的未知与惊喜。

在南滩澄澈的水域里，我在浸润中苏醒，一丝清甜 ,让我独行的灵魂，随湖水变得柔软。微风轻抚 ,心与湖同步漾起波澜 ,一圈又一圈划向岸边的水纹 ,是内心与这片湖水的同频共振。在南滩 ,独行的灵魂不孤独。

这是一片纯净的天地，足以承得起岁月的叩问。让灵魂独行，行至风口的制高点，便会如山峦坚定，无惧未知的前路。多少年过去，也只有上南滩，才让我独行的灵魂得以安放，抖落一身尘土，如草原奔跑的牛羊悠然自若。

这一片纯净的天地，你一定要来。要做青春年华里，那些年爱过的人，一直说要来，却始终在等待，却始终未成行。你不来，是你的遗憾。而我的心，早已在辽阔的草原自愈，变得豁达、释然。所以，我不是一定要你来，我只是不想你遗憾。

又一次上南滩，我独行的灵魂里，藏着无以言表的欢乐。此刻，不必仗剑，心已驰骋天涯。

伏暑天，酷日如炙，长野阒寂，长腿脚和长翅膀的，都遁了踪影。风也不知躲哪儿乘凉去了。只有迈不开步的植物们卷起叶梢、耷下脑袋煎熬，它们哪也去不了，只好在烈日骄阳下苦守。

长腿脚的和长翅膀的，都知道风去哪儿了。风也知晓他们在哪里。何处觅阴凉？跟着他们走便是。

村外长墙上，那棵百年老樟树下的浓荫里，风 and 那帮长腿脚的、长翅膀的家伙们正凑一堆儿憩着凉呢：两头黄牛悠闲地卧着，惬意地眯眼反刍；几只鸡飞到枝桠上，与几只黄鹂、白头翁作着跨越物种的交流；蝉不识时务，但它们的呱噪的嘶鸣，似乎也没有把这天地间的和谐搅黄。阵阵沁凉的风儿，正在这浓郁的阴凉里撒着欢，挠人家的胳肢窝儿。

暑天的最阴凉处，非水畔树荫下莫属。说起来，最本初的阴凉无不自水，来自草木和水的结合。原始人筑窝巢于树桠上，除防虫兽袭扰，更是遮阴蔽日好消暑。地球有水，滋生出许多草木，生命得以慢慢滋生、绵延。说是绿荫庇护着万物的生命一点也不为过。若问暑天里长腿脚的、长翅膀的、风，他们都去哪儿了，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定是水边的树荫下。

老家在一个山脚溪湾里，三面环着岭坡，门前一湾清浅小溪欢快绕着。溪与家之间，是一片鹅卵石铺砌的庭院，一樟一枫两棵百年古树参天蔽日，把山脚下的这片天空遮了个严丝合缝。小时候， 树脚下 是村里第

一消暑纳凉地。在树上的浓密枝桠间，常年寄住着几窝喜鹊、几对松鼠，喜鹊和松鼠以树为家，人不扰它，它们也不扰人。暑天里，树下的阴凉，和酷烈日头下对比，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老人、孩子们都拎着竹椅、夹着草席来树荫下乘凉，把席子铺开去，各户各家自成方圆，做作业、耍闹、打盹儿，或逗松鼠、逗喜鹊。累了乏了，就仰面躺一会儿，感受丝丝凉风从发梢、腋下、鼻尖儿上拂过的惬意。这风一吹，酷暑不再酷，伏天也不再难熬。老人们说，老树年代久远，是祖上栽下的。这让我想到 祖荫 这词，也是我最早对祖荫的理解。

古人是深知树荫与水在暑天里的好处的。唐代高骈《山亭夏日》诗云： 绿树浓阴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他告诉人们在盖房时，得栽树、挖塘，有树有水才会招来阴凉的风来栖，这样的日子才好过。北宋词人秦观《桥南纳凉》诗云： 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塘自在香。 说晚上纳凉最好到池塘桥头南岸，柳枝依依，月明星稀，夜凉袭人，舒适极了。

## 暑天觅阴凉

□ 寒石

唐代已经出现专门供富人消暑的凉屋。它一般傍水而建，采用水循环的方式推动扇轮摇转，将水中凉气缓缓送入屋中；或者利用机械将水送至屋顶，然后沿檐而下，制成人工水帘，使凉气进入屋子。当然这样的凉屋太高端，普通百姓普遍消受不起。我幼时常好往村里瓜棚里跑，田中的瓜棚顶上覆着竹梢芦竿，四面透风，下面有架高脚竹床，防蚊纱帐在风中飞卷、漫舞。瓜棚主人是我二伯，我去瓜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吃瓜，我似乎更喜爱二伯的那架高脚竹床，人往床上悠悠一睡，风就在背脊下、肚皮上、脖颈、脚梗间肆无忌惮地钻悠，惬意之极。我发现，其实田里本无风，但你去那搭个四面无遮拦、顶上一片绿翠的棚子，风就会无端地冒出来，疯起来。

暑天阴凉的另一去处，是竹林幽篁里。王维诗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刘禹锡的 千竿竹翠数莲红，水阁虚凉玉簫空 苏东坡的 自清凉无汗 水殿风来暗香满 等诗句 ,都细腻描写了人们在林茂竹翠、溪流水边、绿荫小亭纳凉消暑的情景和各自的洒脱情怀。

说起来，竹子是世上最高茂的

葫芦熟透之后，六斤叔就会请邻居帮他把那些小巧玲珑的亚腰葫芦采摘下来，而后悉心地晒干，并保存起来。过年的时候，村庄里的孩子都喜欢往六斤叔家跑，跟他说一声 过年好！ 六斤叔很穷，拿不出一分压岁钱，他就将那些小巧的亚腰葫芦拴上一条红绸线，送给每个孩子一个。

村庄的孩子们喜欢六斤叔的亚腰葫芦，他每年都会种。那年初冬，雪来得格外早。墙头上的小葫芦未来得及采摘，便被一场大雪结结实实地覆盖了，包括村庄所有的地方。

两天后，雪才融化。墙头上的那些小葫芦刚从雪中探出头来，六斤叔就被邻人从那两间破屋里抬了出来，身体已经僵硬，是煤烟中毒。

那满墙的小葫芦，竟没有一个孩子去采摘。直到翌年夏天，土墙坍塌，压碎并掩埋了一些葫芦。一场大雨之后，它们竟然从土坷垃里发出芽，茂盛地生长起来。

那一条条蔓儿，沿着残破的院落，朝着正屋的方向竞相攀去。然而，还没有等到葫芦长大，便降下一场寒霜，所有的葫芦蔓儿都蔫了。

村庄里的人说，那些攀爬在地上的葫芦蔓儿像是带了孝。继而，有人想了起来，那天应该是六斤叔的一周年祭。

从此，村庄里再没有人家栽种小葫芦，而葫芦的蔓儿距离村庄的视线也越来越遥远了

草 ，也是成林成荫效率最高的木 ，独木成林没有上百年也要数十年，栽下一竿竹，几年间就会衍生出一大片幽篁浓荫来。竹性凉，竹叶青翠稠密，阳光经层层叠叠竹叶过滤，漏到地下只剩细碎闪烁的青莹光斑，光看这光斑就能生出丝丝凉意。风如鱼得水，在密密青梗、稠稠碧梢间悠荡，每一丝每一片都捎着滴滴水意，舒爽怡人，飒飒有声。乘凉找一片幽深竹林，确实不错去处。

适合消暑纳凉的地方还有很多。屋弄里巷阴凉：墙越高弄越窄越阴凉宜人。高墙把烈日遮挡在外，峡谷效应让风在窄深的屋弄间左冲右突，自带凉爽。铺一领凉席在屋弄里，四仰八叉躺下去，不要太惬意！半路凉亭阴凉：酷暑里，人行半途，脚底起泡，喉咙冒烟，汗流成河，身乏心累之际，出现个路边小亭或一棵枝叶浓稠的树，必是乘凉歇脚好去处，背靠亭柱或树干坐下，歇会脚，喝口水，眯目小憩一会，定有八面凉风来袭，身心舒坦。早晚桥头桥面阴凉：离水近，湿度大，从水面上悠荡而来的风凉爽湿润，坐在上面，感觉好极了。深山幽谷阴凉：涧水跌宕，浓荫如稠，幽声若滴，风鸣似潮

觅阴凉最好的去处，是找潭好水把自己泡起来，那份凉爽舒适自不待言，但毕竟人不是鱼儿，在水里待不了多久。

暑天觅阴凉，最佳的，是 心静自然凉 。